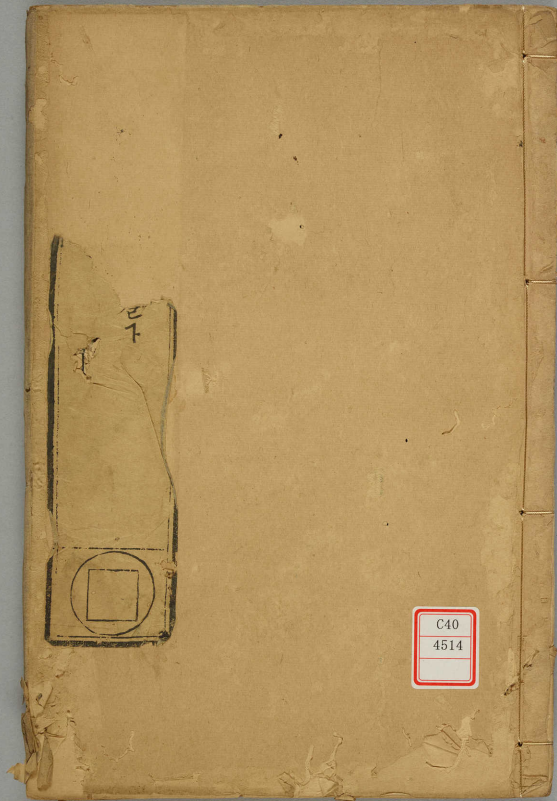




C40
4514

C 40-4574

丁翁上座請大慈及有
家書盟武列禁雲山
我微笑海院庫府中永
為學者不敗詩出院內
當出二世鐵牛機證誌



B. 64853

虛堂集卷下目錄

依經解義

問諸佛師

孤峰獨宿

問本來心

本來父母

西來的意

阿育家風

四海晏清

非思量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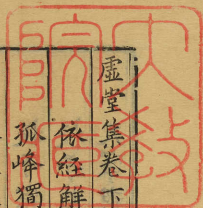
白眉暎熱

透法身句

石門家風

淨衆蓮花

同安二機



廣德言語

廣德久負

廣德波浪

雲光作牛

太原數家

梁山日用

梁山祖意

梁山空劫

大陽上堂

大陽家風

授子宗風

授子示衆

授子拈香

天寧誰家

天寧夜半

天寧上堂

保壽上堂

三界唯心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唐堂集卷下

後學性一闕

生生道人梓

示衆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只如披沙揀金還有不犯手勢的麼

舉僧問同安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

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只知口關不覺舌長安云孤峰迥

秀不挂烟蘿低頭才擬議片月橫空白雲自異子鵲

過新

師云玉軸琅函擬破題佛魔寧免立階梯止啼
黃葉曾為喻何必區區守悟迷可惜情塵汨沒
識浪漂沉固閉玄關穿鑿解竄向依經離經處
狗齧枯骨於佛冤魔說遠鷗過新羅故來取覆
同安要達其中妙理若非老婆心切爭肯如斯
與說欲圖見性識心不免多唇特舌所以向他
道孤峰迥秀不挂煙蘿片月橫空白雲自異只

如同安恁麼道還解得這僧疑情麼若也舌頭
上無十字關脚跟下無五色線自然開口道着
舉步踏着方信佛本無冤魔本無說着甚做依
經解義他幾曾離經一字子細點檢將來這僧
大似驅雷掣電捕影追風審空花濃淡論兔角
短長枉恁狐疑虛勞心力是他同安優遊平易
不共你忙搖廣長舌出險崖句任渠攀仰縱汝
登臨應須越格超宗莫使磕天撞地還知麼有

心用處還應錯無意看時却宛然頌曰

雲自高飛水自流

彼此不相干

海天空濶滌虛舟

隨流方得妙

夜深不向蘆灣宿

風力扶帆行不掉

迥出中

間與兩頭

笛聲喚月下滄洲

師云雲本無心出岫高飛遠颺而普應群萌水非有意與波駕險乘虛而令達彼岸既恁海天空濶獨滌虛舟當從花藏優遊頓拋浮世休愁魔說莫結佛冤不即不離兮性本如如無增無

減兮情非逸逸運慈航於島嶼撥短棹於蘆灣既能不涉春秋爭肯經停宿夜這邊那畔不滯其縱內外中間匪留其跡非止隨流得妙况兼住岸不迷塞斷狂瀾扶殘怒浪放詞源之浩瀾縱性水之澄渟直饒絕點純清未免天機漏泄不必尋言逐句應須捨妄歸真休因一句隨他語謾使千山走衲僧

示衆云仰之彌高誰識本來真面目鑽之彌堅

果難分訴此形容有恣俊不禁欲承頭者麼

舉僧問新羅雲住禪師如何是諸佛師誰敢呼名

道字住云文殊聳耳驚動傍邊一箇人

師云洞山一日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說話分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山曰非佛保福別云佛非法眼別云方便呼為佛林泉道三人證龜成鼈設使毗盧有師有名呼不得法身有主無位可安排况諸佛之師乎此皆實際理地不

受一塵據實而論也新羅却云文殊聳耳如人被罵不甘者承頭非止眼跳耳熱其由內顫身搖不消勘辨根源是實難以抵諱文殊乃過去七佛之師故恁答也若便恁麼會去休於言句內埋沒祖師心頌曰

無相光中未兆身形與未質清虛渺邈月為隣大小

明一輪明月當軒照隱而彌彰玉殿蕭蕭不見人

頭而不露

師云十四祖龍樹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土彼國
之人多信福業祖為說法通相謂曰人有福業
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視之祖曰汝欲見性
先須除我慢彼云佛性大小曰非大非小非廣
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
祖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唯聞法
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
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識提婆

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
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
言訖輪相即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
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聞
偈已悉悟無生若也於斯洒洒落落了了明明
丹霞頌意不言可知只如文殊聳耳合作麼生
叅究心中多少事那許外人知

示衆云言如劈竹心似直絃不勞掉弄花唇索

甚之乎者也揀易省易會慶試請道看

舉僧問雲居簡禪師孤峰獨宿時如何

舒脚自由

展脚自在

居云九間僧堂裏不卧誰教你孤峰獨

宿

巧說不如直道

師云南康軍雲居道簡禪師范陽人久入先雲居之室密受真印而分掌寺務典司樵爨以臘高堂中為第一座屬先雲居將順寂主事請問誰堪繼嗣居曰堂中間主事雖承言意不在言

師謂令揀擇可當說

法者僉曰第二座可然自

脩禮先請第一座若謙讓即堅請第二座師既

密承受記略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

演法主事等不愜素志罔循規式師察其情乃

潛弃去其夜安樂樹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

至麥莊悔過哀請歸院衆聞空中連聲唱曰和

尚來也後僧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曰是云

為甚麼却在釋迦會下聰法曰他不爭人我及

問路逢猛虎時如何曰千人萬人不逢為甚麼
闍黎偏逢又問孤峰獨宿時如何曰九間僧堂
裏不卧誰教你孤峯獨宿雲居荅語例皆如此
可謂佛法中迷却多少人世法中悟却多少人
端的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
若能恁麼直截會得何必咬文嚼字究妙窮玄
合璧聯珠攢花簇錦所以道衆生被解礙菩薩
未離覺這僧大似賣弄孤危不立道方高殊不

知坐著白雲宗不妙故雲居荅處優遊平易殊
無艱難險阻之態真所謂詩到平常處方知格
調高怕伊不信試問丹霞頌曰

法爾非修本十分

國同太虛無欠無餘

平常酬荅寂分

明

數令所得

雖然指出長安道

將謂吾辜負汝

無柰遊

人不肯行

誰知汝辜負吾

師云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
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

名真如不假修持本來成就塵塵既爾法法皆
然正隨緣時當明不變於成事處莫昧體空方
可二六時中平常合道道合平常世法佛法打
成一片何必矜伐孤峰獨宿怪他不來堂內高
眠為是當家人故說知心話只恐邪街暗巷生
客頸速便恁端然指出長安大道可惜玲瓏飄
蕩四散遊人不肯前行唯圖倒褪只如不深途
程一句合作麼生道塵埃滿面君休笑坐看爭

名奪利人

示衆云無影無形非內非外慶喜尚難尋覓神
光何處安排有知下落者試來舉似

舉僧問護國澄禪師如何是本來心

一堂風冷淡千

古意

分明國云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

牙

休於言下覓
莫向句中求

師云隨州護國院淨果守澄禪師上堂曰諸方
老宿盡在曲頤木牀上為人及至問著祖師西

來意未曾有一人當頭道着時有人問請和尚
當頭道曰河北驢鳴河南犬吠林泉道不是知
音徒側耳悲風流水豈相干僧又問如何是本
來心非過去非現在非未來亦非已滅亦非未
至亦非空寂子細看來未舉念時遭八百擬開
口慶隔三千所以二祖道覓心了不可得故護
國以紋生角花入牙拈向面前任伊定奪據護
國恁麼祇對是本來心不是本來心具眼者辨

看護國既能信手拈來這僧理合全身擔荷若
非丹霞見義勇為險不七古千年之成滯貨頌
曰

三脚靈龜荒迳走

無心間

一枝瑞草亂峰垂

念

燕崑岡含玉山先潤

在面多虫曰今

凉兔懷胎

月未

知爭肯妄
傳消息

師舉韶國師云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
滿目青山三脚靈龜荒迳走者休便使心作倖

費力追尋一枝瑞草亂峰垂枉了將心用心轉
見病深崑岡有玉山先潤丹霞恁麼舉來口是
心苗無心不道復云涼兔懷胎月未知他若知
有却成剩法若以真妄妄生分別更是遠之遠
矣不見道有心用處還應錯無意看時却宛然
示衆云未生以前不有爺羹娘飯飯劫空之際那
消私事公酬怕有疑情未決者莫惜唇皮

舉僧問護國如何是本來父母

高看
眼看

國云頭

不白者

莫錯
認

僧云將何奉獻

薄批
細切
清風

國云

殷勤無米飯堂前不問親

將無
做有
豈費
神思

師云空劫前時未兆身了無名相哥雙親非從
養育彰玄德豈假恩怜契本真莫並乾坤聯世
譜休同考妣叙人倫他家久證無生忍何必區
區問正因昔有尼禮拜雲巖巖曰汝爺在否尼
云在曰年多少云六十五曰汝有箇爺非年六
十五汝還知否云莫是恁麼來者曰恁麼來者

猶是兒孫洞山代云直得不恁麼來者亦是兒
孫林泉道證父攘羊當仁不讓護國雖答這僧
頭不白者大似明來暗謝智起惑亡不墮偏方
唯居正位這僧不識好惡賣假孝順又問將何
奉獻國云殷勤無米飯堂前不問親佛事人情
一時周足未審丹霞向甚麼處相見頌曰

出門遍界無知己

四海高

入戶盈眸不見親

傍若

無虛室夜寒何所有

淨酒碧

天明月頗為

隣

方知

師云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雖云遍界不曾
藏其奈通身無影像其由歸家穩坐及盡今時
入戶盈眸二親莫覩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為甚
麼不覩師顏霜云我道遍界不曾藏僧復問雪
峰遍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云甚麼處不是石
霜天童拈云石霜雪峰相去多少直是千里萬
里若有人問長蘆遍界不曾藏意旨如何但向

道甚麼處是石霜恁麼看來虛室夜寒更何所
有唯餘碧天明月端可為隣到這裏清光照眼
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

示衆云天竺都來五步太山只重三斤沒足石
人親曾計較無星鐵秤任便評量有不信者三
思然後再思可矣

舉僧問荷玉慧禪師如何是西來的的意金鳥

東出玉兔西沉

玉云不禮拜更待何時傷嗟今古人幾箇知恩德

師云石頭叅同契道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
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
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斯之的意何必
重宣這僧大似終日數十不知二五那信物物
頭頭堂堂獨露莫不迷真執妄認如作郎甘受
輪回虛生浪死所以荷玉按牛頭喫草嗔不知
恩故云不禮拜更待何時可謂赤心片片知人
少覲面堆堆覲者稀要知至理一言請問丹霞

和尚頌曰

虛堂寂寂夜深寒

凍殺法身清損漁父

携得瑤琴月下

彈

清音無間斷誰肯暫來聽

不是知音徒側耳

枉費精神

悲風

流水豈相干

一曲兩曲無人會兩過夜塘秋水深

師云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雖則寒灰枯木

一念萬年明月堂前虛闊寬廓寂兮寥兮肌生

於粟杳兮冥兮眼布於花是故宗師深懸此輩

携瑤琴於月下整絃索於星前休沐龍池探拔

鳳沼定金徽之遠近理玉軫之幽微節奏合宜

吟操得所悲風流水乃琴操之佳名洛浦離騷

亦玄音之雅號若非散思凝神端的徒勞側耳

未委何人達斯妙趣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

示衆云富有萬德樂不過身安蕩無纖塵喜不

過無事我初僧家懶修精進定愛作吉祥眠莫

有知此况味者麼

舉僧問阿育通禪師如何是和尚家風

健則經行

困則育云渾身不直五文錢已太僧云怎麼

則太貧寒生莫向言中取則育云祖代如此累及僧

云如何施設直須向育云隨家豐儉既能窮對嗣少

解掌門風

師舉香嚴智閑禪師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錫之地今年和錫也無林泉道猶有這箇在據香嚴恁般說道家門若比阿育似乎更甚於衲僧分上當合如是所以道

身不直五文錢灌溪閑禪師頌云抖擻多年穿破衲毼氍一片逐雲飛拈來搭向肩頭上也勝時人着錦衣林泉道少賣弄好昔須菩提華房百寶懽陳如弊服五錢或曰迦葉波亦尔乞食貧里習糞掃衣行頭陀行故如是也這僧見恁麼道不免隨言生解逐語分宗識情礙塞作可憐態道太貧寒生阿育便以本分事相為道祖代如此非是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亦非舉

條攀倒敗辱門風待要這僧向實際理地不受
纖塵杪直處疾會其奈轉生疑慮審問根由道
如何施設阿育須索將無作有打發這僧道隨
家豐儉可謂老作家手段終別俗諺云待客不
可不豐治家不可不儉豐儉合宜果能施設還
委悉麼更窮須道搗搜字爭肯教人下眼看頌
曰

祖代家風沒一文

豈和皮被
裏珍珠

清貧終是更清

貧

那堪
早是

着衣喫飯隨豐儉

要不問
休本分

物物頭頭

用寡親

信手拈來
無非恰好

師舉釋迦如來傳法偈云法本法無法無法法
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所以道釋迦慳
無物與人也論至於斯何至五文端的一文也
無龍牙居遁禪師頌云學道先須且學貧學貧
貧後道方親一朝體得成貧道道用還如貧底
人此豈非清貧終是更清貧汝但二六時中着

衣喫飯隨家豐儉甚生次第不見道萬事信緣
安樂法不須費力強追求若然則隨富隨貧且
歡樂不開口笑是癡人若解如斯放下不教塵
境相謾物物頭頭皆堪使用恁麼看來且道有
一文沒一文把住放行全在我拈來拋去更由
誰足知阿育能施設美語甜言不歛眉

示衆云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二障永斷六國安
寧子細看來由未勦絕有了幹者麼

舉僧問金峰志禪師四海晏清時如何且莫

起浪峰云猶是皆下漢舉頭盡是兒孫事

師云撫州金峰玄明從志禪師嗣曹山僧問如
何是金峰正主曰此去鎮縣不遙闍黎莫造次
云何不道取曰口如磔盤林泉道深談實相善
說法要又問千峰萬峰那箇是金峰峰乃斫額
林泉道遠觀不審近覩分明復問四海晏清時
如何汝豈不聞道皇道太平無忌諱縱橫何處

不風流非止河清海晏其由國泰民安六賊歸
降四臣不昧雖是一了百當難逃萬別千差皆
不出乎建化玄門安得不為堦下漢邪汝還欲
識至尊金容麼東宮雖至的不面舜堯顏寂寂
簾垂處丹墀費仰攀頌曰

四海烟塵已晏然

至道無為

當軒明月照人寒

靜極

光通達大功不賜將軍賞

聖情難測

寶馬金槍頓懶

觀成而不需

師云這邊冷淡那畔相應應須坐斷十方莫使
迷惑三界不有纖毫堪介意了無一法可當情
頓弃萬緣勦絕諸趣何止四海烟塵晏然而已
執直得回光返照擺手歸來披透戶清風對當
軒皓月蕭條侵骨冷皎潔逼人寒機盡功忘控
寶馬而孰能賞鑑神疲意懶擲金鏘而誰解觀
瞻堦下漢浪得其名寰中旨豈容觸犯莫有再
敢當風者麼若解塵中能作主須知化外自来

實

示衆口談辭喪曾中空有五車書心緣慮忘言
外不知三昧法有會領略者麼

峯僧問蜀州西禪禪師如何是非思量處勘

了禪云誰見虛空夜點頭

除是丹霞

師舉三祖大師信心銘云非思量處識情難測
真如法界無自無他這僧只知非思量處豈知
識情難測由是西禪於真如境內法界其間離

分別心無自他想以虛空夜點頭為酬看誰可
見只如西禪恁麼道是思量非思量識情可測
不可測具眼者辨看若此一句語下見諦明白
不枉拖條竹杖着鞦韆鞋出一叢林入一保社
於禪床脚拂子邊窮玄究妙息慮忘緣離心意
識處叅出凡聖路處學自然心燈晃晃智炬煌
煌儻能達本還源自解回光返照何必區區更
問林泉老漢頌曰

一點靈明六不收千自由百自在昭然何用更凝眸

疑過箇中消息人難委且休歇過獨有虛空暗點

頭天泄渴

師云本來佛性亘古亘今妙覺真心無蹤無影
背之則昏昏蒙蒙向之則明明了了翻手覆手
不在他人舉足下足只由自己但肯寸心不昧
自然萬法皆明非唯照見五蘊皆空欲使洞達
十虛頓現此點靈明何六門而之可攝也既恁

昭然無間何消更用凝眸不見一法即如來方
得名為觀自在若論箇中消息就裏行藏非是
人難委悉蓋由汝善熒惑被無始劫來妄情埋
沒不識家珍唯認茫茫業識甘受輪回見道虛
空點頭不解翻為捏怪可謂是寒山逢拾得拍
手咲呵呵

示衆云一片老婆心為人無間歇不惜兩莖眉
磨唇哈呿舌嚼飯喂嬰兒舉措知時節有知恩

報恩風流如雅者麼

舉僧侍立白眉霞禪師次少當努力眉云可煦熱

尋常語裏指示分明僧云是具實祇對眉云祇如熱向甚麼

處迴避入草求人僧云鑊湯爐炭裏迴避大丈夫須猛烈

眉云鑊湯爐炭裏又作麼生迴避要識真金火裏看

僧云衆苦不能到真師子見善能哮吼

師云撫州曹山慧霞了悟禪師嗣先曹山本寂
禪師僧問佛未出世及出世荅曹山不如不如

曹山是此曹山之語非先曹山荅也白眉老漢

慈悲心重利物情深於十二時動轉施為莫不
入麁垂手開發學徒見僧才侍立次猛然提挈
道可煦熱他豈不知人人各有寒暑不侵的本
來面目這僧披襟當之便道是豈免白眉以養
子之緣方來便去待要直明本分一事這僧必
是箇久叅衲子慣戰作家便道鑊湯爐炭裏迴
避雖特以毒去毒以熱去熱執謝情忘本無分

別白眉只恐口頭取辨復更逼拶道鑊湯爐炭裏又作麼生迴避這僧敢作敢為能做能當但向道衆苦不能到眉點置林泉道拈却肯路根塵空脫體無依活卓卓方知臨危不變真大丈夫更看丹霞別推長慶頌曰

崑岡片玉火中潤

是真難滅

碧落孤蟾水底圓

上下

光通一念翛然無異色

塵中能作主

任從滄海變桑

田化外自來實

師舉論才德頌云大圭廣不割利劍用不缺當其斬馬時良玉不如鐵置鐵在紅爐鐵消易如雪良玉同其中三日燒不熟君論才與德詠此知優劣崑岡片玉火中溫潤信不誣矣又若碧落孤蟾向水底團圓一月印千江千江一月攝若離分別取捨情量自然縱橫得妙左右逢原者也但肯一念翛然愁甚六根解脫既無異色必具威神任滄海之翻騰縱桑田之改變中心

樹子依舊根深蒂固葉綴花聯不有榮枯何緣凋謝還知這僧鐵石肝腸松筠節操麼不動金剛體非同敗壞身

示衆云松直棘曲鶴白鳥玄水長船高泥多佛大恁麼說話有透脫者麼

舉僧問廣得延禪師如何是透法身句

能翻斤斗

驢蹄

柘枝德云無力登山水茆戶絕知音無人謂秦

師云襄州萬銅山廣德延禪師師一日不安僧

問和尚患甚麼曰無私不墜云恁麼則已知和尚病源也曰你道老僧患甚麼云和尚忌口好師便打林泉道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又問透法身句其實法身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浪然自盡若有纖毫妄情室礙被玄關固閉金鎖縈纏焉能個儻縱橫得妙既云法身無為不墜諸數何必即三而一即一而三向三一不相涉處

要汝縱橫透脫左右無拘所以廣德答以無力
登山水節戶絕知音若遇知音端能賞鑒自不
以有力無力邊追尋登山涉水畔採摭節戶寂
寥達窓慘切神通游戲妙用無方雖則頭頭顯
現孰能信手拈來物物全彰誰解全身放下祇
如廣德恁麼道是透法身句不是透法身句且
待別時來分明向你說丹霞多口多於斯還漏
泄頌曰

體妙探玄盡涉程

草鞋跟斷處爭

如野老異

中行

步步步

功忘日用平懷穩

清閑真道本無事小神仙

免

事君王寵辱驚

利鎖名韁俱掣斷從今不受五更寒

師云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龍滯瑤池會風
雲而何日若解洒洒落落巍巍堂堂把佛祖言
教且權拈放一邊體妙探玄例皆餘事但盡法
愛自尔情忘豈涉途程方至寶所况痿羸野老
異類中行兀兀無知騰騰自樂論甚體大相大

用大拈放一邊折麼法身報身化身皆歸實際
若不功忘機盡安能執謝情休時間逸興逍遙
日用平懷自穩那羨縉紳軒冕寧誇爵祿榮華
免事君王常榮寵辱之驚罷例朝門不有利名
之念若然則優哉悠哉而無以加矣還明此理
麼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示衆云一日鉢盂兩度洗半肩雲衲十分閑萬
緣坐斷忘功業天際白雲任往還莫有同聲相

應同氣相求的衲僧麼

舉僧問石門蘊禪師如何是和尚家風

不勞重舉

似何必再商量

門云物外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擊

金鐘

名聞四海聲震九州

師云襄州石門獻蘊禪師京兆人初問青林如
何用心得齊於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麼云不
會曰無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更不他遊
遂作園頭一日歸侍立次林曰子今日作甚麼

來云種菜來曰徧界是佛身子向甚麼處種云
金鋤不動土靈苗在處生林忻然來日入園喚
蘊闍黎師應喏林曰剩栽無影樹苗與後人看
云若是無影樹豈受栽邪曰不受栽且止你曾
見他枝葉麼曰不曾見曰既不曾見爭知不受
栽云祇為不曾見所以不受栽曰如是如是林
泉道也是怜兒不覺醜師聞法後居石門山僧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有甚不知有甚難見汝但

一切時中動止起居處能具正眼不被六根六
塵使作即俗明真因事顯理不於意路徒費草
鞋錢跳出玄關作箇慍性漢所以向他道物外
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擊金鐘恁麼叮嚀付囑
竭力提携幸勿漫錯尋思輒莫左科背聽頌曰
夜明簾外月朦朧見半不騎象翻身擊寶鐘

孰是知音

洪韻上騰三界外

驚天動地

聾夫何事睡猶

濃

喚不回頭

師云漢明帝起光明殿以珠璣為簾箔金危玉
堦晝夜長明雖是烟雲慘淡星月朦朧子細觀
瞻孰能具眼這僧既來窮玄究妙爭免石門應
緣施設直得橫身物外垂手塵中騎香象於建
化門頭擊金鐘於壺天外洪韻上騰三界清
音普徧十方其奈瞋者不聞空勞心力儻能返
聞聞處遊觀音入理之門未見見時了普賢無
虧之用恁麼會得方信舉足下足鳥道無殊坐

卧經行莫非玄路赤窮活計不勞根問端由清
白家風何必推窮子細還相委悉磨山中老宿
依然在桒上楞嚴久不看

示衆云頭晦殊途終無異萼細細商量款款卜
度欲出還同未出時任伊水底胡撈摸

舉僧問淨衆禪師蓮花未出水時如何

八十八

四衆云菡萏滿池流

接取

僧云出水後如何

六十八

九九

衆云葉落不知秋

無意人自涼

師舉叅同契云承言須會宗勿自去規矩觸目
不會道運足焉知路若也於斯履踐明白開口
動舌自知下落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有
僧曾問智門光祚禪師蓮花未出水時如何門
云蓮花僧云出水後如何門云荷葉天童拈云
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拈淨衆前段云李陵
持漢節潘閔倒騎驢林泉道世情看冷暖人面
逐高低若是桶底脫的人自然七通八達了無

凝滯不見道有句非宗旨無言絕聖凡本欲教
伊超情離見去偽存真扳倒繫驢掣脫黃金
索左右既逢原縱橫難執提若能恁麼何必隨
言定旨逐語分宗本無情緒縈纏豈有意根滋
厚論甚池心沼內岸側堤邊風遞清香波搖素
艷任遊人之採折信蘭棹之挨排但能離染絕
塵自不拖泥帶水還見麼五月臨平山下路果
然無數滿汀洲頌曰

白藕未萌非隱的

隱而彌彰

紅花出水不當陽

顯而

不遊人莫用傳消息

何必切切

自有清風遞遠香

牢收

阜孔

師云真如不變何礙隨緣當賸本空何妨成事
未萌時元非隱的近觀分明出水處那肯當陽
遠觀不審若具正法眼必證涅槃心盡船雖唱
採蓮歌蘭棹撥殘新水令稀逢賞鑒難遇知音
徒勞趁閑遊人不必妄傳消息自有清風匝地

綠漪連空看時暗遞遠看來歷劫使伊恁省去
休便尋言逐句直須叱妙呵玄當設化城示渠
寶所還識美菓本來面目麼對人風味渾消洒
誰信芳姿似六郎

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忽然樹倒藤枯未
審句歸何處非同老鼠入油缸他家別有通霄
路且道誰能縱橫自在

舉僧問同安志禪師二機不到處如何舉唱

不是知音
人不
知

安云偏處不逢玄中不失

兩頭俱
坐斷

真常

師云洪州同安志禪師嗣先同安丕禪師丕將
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峰前事若
何三舉未有對者末後師出曰夜明簾外排斑
立萬里歌謠道太平丕曰須是這驢漢始得住
後僧問二機不到處如何舉唱這僧若是動絃
別曲何消品笛搗箏為也認影逐聲不免無事

生事所以對他道偏處不逢玄中不失這僧若
是無手能遮日釣鰲不犯竿的漢便能委悉不
逢不失底道理不見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
何通不犯穴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
花香一則和光惹事一則刮篤成家一則有意
氣時添意氣一則不風流處轉風流於此四句
語中若不沾牙着齒便能見性識心不消殘霧
拏雲何必追風捕影汝若不信請問丹霞頌曰

這邊那畔總難逢

他日尋不得

一句無私不

處中

爭肯

紅日暮沉西嶂外

箇裏十分忘影像

空留

孤影照溪東

就中一點

師云不居南北與東西透脫無依類莫齊覺照

圓明活潑鯨鯨何勞垂手強提携噴周遍十方心

不在一切處豈止這邊那畔難逢而已哉既云

一句無私想必十分有理不見道夜深不向蘆

灣宿迥出中間與兩頭非彼此之可評量非放

縱之計較飄飄一葉隱顯全該浩浩千江往來

無間須知遠烟浪別有好思量所以道風力扶

帆行不棹笛聲喚月下滄洲一任西沉東涌嶂

外溪心非唯孤影團團况乃清光耿耿随流得

妙住岬不迷當此之際想四智之難明忖二機

之不到同安舉唱千載徽猷誰是知音肯來斷

和還知麼胡笳不犯宮商曲玉笛同將劫外吹

示衆云會得也目前包裹會不得也目前包裹

若能秉此權衡莫不深明至理有靈籠剔透者
向未開口時薦取

舉僧問廣德義禪師古人云言語道斷非去

來今此理如何

低聲

德云彌勒涅槃盤知幾劫

護明猶未降迦維

昔本不曾生
今亦未嘗滅

師舉三祖大師信心銘結句云信心不二不二

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這僧借此以為問端
故廣德不負初心分明指示雖是問在答處答

在問處不可以有意求不可以無意會不可以
尋言逐句違背真宗不可以究妙窮玄差殊妙
趣有偈云薩埵超十一雪山越六雙淹泥超八
劫餘九石門傍昔釋迦因中為薩埵王子時捨
身餵餓虎超彌勒十一劫雪山六年苦行超十
二劫值然燈出世布髮淹泥超八劫翹足贊底
沙世尊入火光三昧定說偈曰天地此界多聞
室逝宮天處十方無丈夫牛王大沙門尋地山

林遍無等即起彌勒九劫釋迦未成佛時號護
明菩薩離兜率天宮降迦維羅國隨父王姓故
曰釋迦昔與彌勒菩薩同時發心由釋迦修行
猛利起彌勒四十劫也今此反用意蓋宗門有
所謂也林泉道休從兔角詢長短莫向空花問
淺深是是非非何日了本無過現可縈心頌曰

妙湛圓明第一機

落七

降生成道涅槃時

始

要終一併拈出

迦維摩竭雙林樹

生滅寂滅

為樂

認着元

來不是伊

枉勞心力

師云示跡迦維羅成道摩竭說法波羅奈八
滅拘尸羅此皆從妙湛圓明第一機處弄暫時
光影應物現形而已昔護明菩薩應運適至即
遣金團天子選示生處乃以迦維羅衛國處閻
浮提中白淨飯王種刹帝利家世胄綿遠聖后
摩耶具大人相堪為父母菩薩乃捨天壽聖后
是夕菩薩乘旃檀樓閣日輪王象趣於右脇故

期詣嵐毗尼園無憂樹下其花方妍后欲取之
舉手聖自右脇示生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
八日也神龍澍水以浴之地涌金蓮以承之周
行七步手指天地作師子吼天上天下唯我獨
尊後出家逾城至檀特山修道始於阿藍迦藍
處三年學無所有處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
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
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故經云以無心意

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
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普集經云菩薩於二月
八日明星出時成無上道號天人師時年三十
矣當穆王二年癸未歲既而於鹿野苑中為憍
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皆證道果自摩竭陀
及波羅奈至拘尸那化緣已畢示現有疾於熙
連河側婆羅雙樹間右脇累足泊然大寂此皆
示相門中誘迷導物擬議認着是皆蹉過不見

道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還知
言語道斷非去來今處磨一堂風冷淡千古意
分明

示衆云無價寶珠沉埋衣內甘受貧窮可憐迷
昧有朝一日酒醒時方信相知心不背有具眼
者麼

舉僧問廣德久負不逢時如何慚惶德云廟

開人不遇陋巷莫能收難尋

恰好

師云歷歷明珠射斗牛襟懷祕隱幾經秋可憐
塵昧人難識覲面相呈祇恁休蓋為情存向背
見愛偏枯雖然用意多時爭奈當頭蹉過若解
慎初護末返本還源百草頭薦得老僧關市裏
識取天子不見布袋和尚道彌勒真彌勒化身
千百憶時時示時人時人皆不識爭免武帝道
見之不見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這僧
問處以己方人自來首身豈干我事所以廣德

道扇開人不遇陋巷莫能收此亦偏處不逢玄
中不失之本意也雖是隱而彌彰顯而不露亦
湏定隻宗眼始得頌曰

妙體堂堂相好全

描不成
畫不就

青霄獨步躡金蓮

悉達
猶在

千華臺上猶慵坐

既脫
塵離俗

弊垢襪衫豈

肯穿

經不黏
皮著骨

師云磊磊落落魏魏堂堂具大人相萬德全彰
非一朝一夕蘊藉妙體之相好者也蓋自無始

以來人人本有箇箇不無但不辜負已靈埋沒
家寶何時不於青霄獨步足躡金蓮所以道高
高標不出杳杳望難窮千花臺上懶坐正偏床
百寶堦前倦行芳草地何况弊垢襪衫腰腰襟
袖出垂弄醜玷辱門風可憐留戀色塵中傷感
奔馳形影裏雖是撞頭磕額還同背父尋耶林
泉恁麼分析將來汝還認得也無頭頭垂示處
子細好生觀

示衆云汪汪洋洋莽莽蕩蕩無涯無畔非淺非深莫有截流得度者麼

舉僧問廣德周禪師波浪之中如何得妙力風

扶帆行不棹箇德云桡棹不施蕪底脫力聲喚月下滄洲往來

終不借浮囊雖通過河須用筏那知到岸不須船

師云心源浩渺性海澄渟識智掀揚業風飄蕩使六道四生沉淪生死無有出期古不云乎張愚癡帆隨無明流入生死海這僧問處恐中此

疾故求妙藥所以廣德依方修合對證評量道桡棹不施蕪底脫往來終不借浮囊只如廣德恁麼道是答他語是與他說是格外說話是就上商量具眼者辨着不見洞山道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當時洞山過水覩影大悟此豈非波浪之中得妙者也據洞山具此神通得大三昧何借浮

得渡邪其餘道不到處分付丹霞頌曰

一句相酬難取則

且忌

輪王不化閻浮國

至治

無無邊刹海浪痕平

一鉢同觀

獨駕泥牛耕月色

無力始是功

師云三句明一句一句明三句三一不相涉分

明向上路只如向上一路合作麼生登陟出門

總是長安道繫繫芒鞋慢慢行恁麼相酬是堪

取則不堪取則諸人試定當看若也定當得下

如輪王出世至化無為遍閻浮提不化而不亂

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設使無邊刹海莫不

風恬浪靜雖則獨駕泥牛而耕月色一任無事

出有空裏拿雲不犯宮商自歌自彈可謂語帶

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當於忘功業超語默

出是非離得失處着意叅詳便見丹霞針線功

夫還端的麼無目綉雙鳳冲虛透碧霄

示衆云因不收果不管迥出常情把得住放得

行非同別報當可就中委悉不應相上觀瞻具
眼禪和豈容造次

舉僧問石門徹禪師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叫

門云陋巷不騎金色馬迴途却着破欄衫頭改

換面人難識只
是東村李二郎

師云異類橫身作者知休隨形質強支離本來
真性無移易枉被皮毛占殺伊師一日上堂云
一切衆生本源佛性譬如明月當空祇為浮雲

翳障不得顯現為明為照為道為路為舟為楫
為依為止一切衆生本源佛性亦復如是時汾
陽昭和尚在衆出問明月海雲遮不得舒光直
透水晶宮時如何曰石壁山河非障礙闍浮界
外任昇騰云千聖共傳沒底鉢時人皆唱太平
歌曰太平曲子如何唱云不墮五音非闕六律
曰還有人和得麼云請和尚不悵慈悲曰仁者
善自保任林泉道出群須是英靈漢敵聖還他

唐堂集 卷下
師子兒舊說雲光法師坦率自怡不事戒律誌
公謂曰出家何為光曰吾不齋而齋食而非食
後招報作牛拽車於泥中誌公召曰雲光牛舉
頭公曰何不言拽而非拽牛墮淚號咷而逝林
泉道當時解扯芒繩斷蹄角分明索許伊所以
石門道陋巷不騎金色馬迴途却着破爛衫恰
似道佛祖位中留不住却於異類受輪回入鄽
垂手悲心重幸勿臨機莫左猜賴有丹霞為伊

雪屈頌曰

瑞草叢中懶欲眠

任伊

徐行處處住翛然

縱橫

有披毛戴角人難識

明達

為報芒童不用鞭

何消費力

師云兀兀無知水牯牛縱橫爭肯混常流何勞
溪上東西牧一縱羣繩六不收由是瑞草叢中
懶欲眠而優遊自在靈苗科裏聊舉步而放蕩
逍遙著意而來徐行而往莫不翛然洒落無非

豁爾安閑壠雲耕月而妙絕功勲戴角披毛而微
通玄奧滿山書字意在其中王老橫身情知在
內何必芒童鞭起那消野父愁耘空劫地無畔
無邊中心樹非榮非悴任伊履踐看我抽牽在
今時而不落今時居物外而豈留物外非止優
哉悠哉况乃快矣樂矣只如恁麼還解受用也
無飢飡嫩草無拘繫渴飲寒泉任往還
示衆云情存向背就中便有高低見處偏枯箇

裏非無逆順他既舒心捨施汝應普例均攤莫
有不生異念者麼

舉僧問太原隱禪師數家檀越請未審赴誰

家

撒手懸崖下
分身萬象中

原云月印千江水門門盡有

僧

一切即一切

師云三祖大師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不憎
愛洞然明白既能垂意伸三請那比飢鷹待一
呼况賓頭盧尊者日赴天下供何止數家而

已哉這僧小器不大量僻執不通方都來數家
却早應副不下若非太原卒難祇對雖道月印
千江水門門盡有僧已往觀來特似將高就下
屈已從他借路經過藉言顯理若能出情量離
言詮忽規模超語默邇會得自不破珠求影記
釵刻舟權向今時路頭呼么喝六配紫抽青莫
便作合頭語繫驢橛般折倒舜老夫初自洞山
來武昌求乞先至一居士家居士高行為郡所

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乞士至必首謁之舜老
夫方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居士曰老漢有
一語問上人語相契則開疏如不契即請却還
新豐問古鏡已磨時如何曰照天照地未磨時
如何曰黑如漆居士曰却請還山舜即馳歸舉
似聰禪師聰為代語舜即趨問曰古鏡未磨時
如何聰曰此去漢陽不遠磨後如何曰黃鶴樓
前鸚鵡洲與前荅辭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故浮

山曾設九帶以一貫之非久衿衲子莫可得而知也丹霞所以就虎添斑因齋慶贊為伊頌出
頌曰

妙圓無相劫前人

相逢不對面
對面不相逢

隨類權分百

億身

時時示時人
時人皆不識

月夜御樓纔報曉

潛通造化

明六國盡逢春

池漏天機

師云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曰天地無物也物我無物也雖無物也而未嘗無物也如此則

聖人如影百姓如夢孰能生死哉况妙圓無相空劫前人非四大之可成禪非六根之可砌合無影無形無示無識雖曰聖人無已而豈知靡所不已故能隨類權分千百億身塵塵尔刹刹尔何啻數家而已哉既來曲為今時暫別空劫垂手為人焉能有間端如月夜漏聲長咫尺御樓纔報曉平明六國慶慶逢春方信道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示衆云張口喫飯粒米不曾嚼舒手穿衣寸絲
曾不挂縱橫得妙左右逢原處還會得麼

舉僧問梁山觀禪師如何是日用事

頭頭常顯現物

物盡

圓通山云碧玉點破琉璃色滿目紅塵不見

沙指示分明

師云拈匙并舉筋運水及般柴物物無非已頭
頭用不乖魚軍容問忠國師曰師住白崖山十
二時中如何修道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

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已後莫受人謾林泉道
却是你謾我瑞巖居常自召云主人公惺惺著
莫受人謾汝諸禪者但肯念茲在茲不被色塵
所染聲利所惑得失所侵死生所沮日日時時
所用之事何慮而不辦哉梁山雖道碧玉點破
琉璃色滿目紅塵不見沙若非具正法眼得涅槃
心者敢只向舌尖口角得少為足而不能跳出
玄關踏翻義海唱胡笳曲詠無聲詩知無味

之味其味恒然顧不快哉若然則無師智自然
智不待予言而悉知矣由是丹霞於不立一塵
慶安邦定國立計成家頌曰

劫火洞然無相宅

見之則燎却眼孔視之則縹破面門

金門不

覩玉樓家

司空見慣應為尋常

寶天雲淡銀河冷

徹底分明

浩浩波瀾豈動沙

識情難測

師云仁王經班足王取千王頭以祀摩訶迦羅
大黑天神已得九百九十九唯少一王末後乃

得普明王其普明王白班足言願聽一日禮敬
三寶命百法師講說般若第一法師為說偈曰
劫火洞然大千俱壞須彌巨海磨滅無餘此偈
凡三十二句宅既無相人必皆空泯跡忘蹤寧
容住着金門恢廓五目不覩其容玉宇棲遲四
智難窮其奧洞明千載炳煥一時光暎叢林而
葉綴花聯影分禪苑而根深蒂固既尺璧之非
寶必寸陰之可競不見道莫向老來方學道孤

墳多是少年人須知日用無多事一念回光妄
即真還能恁麼麼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
示衆云春蘭秋菊香味雖殊夜月朝曦光明無
異雖云顯晦全彰大抵是非一揆鳳凰飛在梧
桐樹自有傍人語短長

舉僧問梁山祖意教意是同是別

索另

山云

金烏東上人皆貴玉兔西沉佛祖迷

出沒任
渠分畫

夜往來終
不離乾坤

師云雲門一日上堂道你若不相當且覓箇入
路微塵諸佛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脚跟
底不如悟去好還有悟得底麼出來對衆道看
又云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以拄杖畫云百雜
碎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即不可不放
過不消一喝林泉道有勞神用若會祖意即是
教意若會教意即是祖意其實祖意教意本無
二岐情封則觸途成滯理契則妙用縱橫昔屏

山贊達磨叙別傳之說云豈吾佛教外復有所傳乎特不泥於名相耳真傳教者也非別傳也如來末後拈花示衆復以空不空之真宗有不有之妙說令一切衆生離妄想執着而證無上正等菩提若能禪教融通宗說無滯使僻見之流合達人之論挾江河同歸大海撒藩籬通為一家何有今日之矛盾者也故梁山荅以金烏玉兔東上西沉人雖皆貴暫時光影尔佛祖迷

者理極之謂歟更看丹霞信手拈來直教無星秤上兩頭平沒底船中同着棹向分來毫去處試辨別看頌曰

靈山會上言雖普

出一人口入萬人耳

少室峰前句未

親却救得

瑞草蒙茸含月色

非無花果志

寒松蒼

鬱鬱出雲霄

必有歲寒心

師云七七年來感聖緣靈山九會演真詮三乘五教周沙界半滿區分闡妙玄由是言言雖普

唐堂集 卷下
雙九塞耳而聞似不聞字字分明兩葉遮睛而
見如不見豈憚傾心吐膽寧辭利道拔生應須
粉骨碎身不可辜恩負德非止心心相印還曾
祖祖相傳少室峰前嵩山巘畔九年曾不語一
句悉能該覓心雖未得豁爾解安排立雪神光
幾曾蹉過偶見蒙茸瑞草含月色以騰輝灼爍
心花藉風光而挺秀未若蒼松蒼鬱奇柏崢嶸
任歲寒之不凋保根株之常在聯芳續焰自古

及今不見道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示衆云冰河發焰鐵樹開花非從造化之機豈
在陰陽之鼓向混沌未分之際試定省看

舉僧問梁山如何是空劫已前事

不勞閑打聽切忌漫

商

量山云擊動乾坤鼓時人聽不聞

孤巖無耳却知音

師云無羈木馬高超威音之前沒足石人獨步
劫空之後方信道妙有元非有真空本不空無
依活卓卓歷劫用無窮故知此事非空非有非

一非二非同非別非即非離擬之則差議之則
錯常時拈向面前可惜拋在腦後深慙此輩水
中撈月不知月之在天空裏採花不知花之無
蒂尋香逐氣認影迷頭盡力推敲分毫不采所
以梁山道擊動乾坤鼓時人聽不聞林泉道群
生雖有耳幾箇是知音更看丹霞如何斷和頌
曰

虛空為鼓湏彌槌擊擊者雖多聽者稀
枉勞心力

半夜鬪髑驚破夢休寐滿頭明月不思歸忌切

看坐

師云杭州鹽官齊安禪師示衆云虛空為鼓湏
彌為槌甚麼人打得衆無對南泉云王老師不
打這破鼓林泉道自是和尚手懶法眼別云王
老師不打林泉道只恐傍人不知下數雪竇拈
云打者甚多聽者極少且問誰是解打者莫謗
鹽官好南泉道王老師不打這破鼓法眼云王

老師不打兩箇既不奈何一箇更是懨懨又云
王老師不打還肯得諸方也無代云千年田八
百主林泉道屈指從頭數莫真恁麼看來豈免
丹霞道擊者雖多聽者稀半夜髑髏初驚破夢
三更露柱偶尔放光有具眼者分明辨取直待
滿頭明月兩鬢霜華流落今時不思劫外所以
洞山道向道莫去歸來背父且作麼生得箇恰
好去還知麼不離花下路遊遍洞中天

示衆云行取說不得的說取行不得的若能行
說俱到何必厮挨厮靠有不識好惡者麼

舉大陽明安禪師上堂云嵯峨萬仞鳥道難

通

縱橫如得妙
左右自逢原

劒刃輕冰誰當履踐

男兒欲
要富無

過險
處傲

宗乘妙句語路難陳

吾師舉似
且低聲

不二法

門淨名杜口

不荅當渠
痛處雖

所以達磨西來九年

面壁始遇知音

功多業就
水到渠成

大陽今日也太無

端珪重

只知開口
不覺更舌長

師云郢州大陽警玄禪師或曰延江夏張氏子

避廟諱

依智通禪師出家十九為大僧聽圓覺了義講
席無能及者遂遊方初到梁山問無相道場深
達玄旨因嗣續焉因一日上堂舉此嵯峨萬仞
鳥道難通等語况斯一事非智可知非識可識
若嵯峨萬仞劒刃輕冰觀之則眼眩思之則意
亂端的宗乘妙句寔語路之難陳祖域玄綱非
機關之可隘維摩經不二法門品曰文殊問維

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
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文殊歎曰善哉乃至
無有語言文字是真入不二法門梵語維摩詰
此云淨名達摩大士自西而來至金陵見武帝
不契渡江至洛京居嵩山少林面壁九年始遇
神光立雪斷臂求安心之旨而得髓焉豈非知
音者也太陽今日也太無端如斯舉唱皆為剩
語故自首身據款結按道各自珍重丹霞終不

證父攘羊而反稱贊頌曰

不挂唇皮一句奇

在口外必是奇

少林冷坐寂慈悲

知恩有幾人

湏知此道非傳授

本自圖成

立雪神光已

強為

果是遭人點檢

師云若知無說說自解不聞聞未挂唇皮處分明指示君一自拈花之後面壁已來或豎拂拈槌或揚眉瞬目或吐納言辭或嘖呻嚙咳設使千句萬句終不離此一句是其所以奇特也苦

提達摩雖則少林冷坐九年用盡慈悲未有知恩解報恩者然是人人本具箇箇圓成理本自如道非傳授亦假無絲玉線穿沒罽金針聯古錦於空劫以前綉丹鳳於成平之際用斯勤懇未得心安寧不剗肱特來立雪非是神光勉強不得已而為之也此乃奮先覺覺後之心興自利利他之志為禪苑規莫叢林榜樣幸勿未得為得未證為證而懶墮不趣無上菩提者也只

如到此合作麼生行履即是還知明安丹霞大意麼妙舞縱饒回雪態三臺湏是大家催

示衆云密室不通風何消來壁聽縱橫契本真妙用無非應有知音可嘉者麼

舉僧問大陽如何是和尚家風

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

陽云滿餅傾不出大地沒飢人

圓同大塵無欠無餘

師云門庭施設萬別千差入理深談一了百當世尊在楞伽山告大慧大士曰非一切剎土有

言說言說者是作相耳或有佛剎瞻視顯法而為作相或有揚眉或有動睛或歎或欠或嚙咳或念剎土或動搖乃至如是說法得無生法忍及殊勝三昧以至蚊蚋蟲蟻無言而各辦事又棄諸蓋大士問世尊曰禪門祕要為有一門為有多門若有多者法即有二若是一者云何容受無量無邊衆生而不迫近世尊曰此禪要門亦非是一亦非是多一切衆生性同虛空雖同

虛空各于身心自有禪門寔不共修何以故息
口不言冥合于理口為禪門攝眼分別混合無
異眼為禪門耳所聞聲了知虛妄畢竟寂滅猶
如聾人耳為禪門乃至身意亦復如是善男子
攝諸塵勞入不二門曠徹清虛湛然凝定此蓋
吾佛略闡家風萬分之一也故我衲僧門下心
心相印祖祖相傳利道拔生妙用縱橫亦非一
也大陽道滿餅傾不出大地沒飢人子細看來

所得甚簡施設彌寬不負問端盡情吐露具眼
衲僧分明薦取頌曰

荆山美玉何須辨

非智可知

赤水玄珠不用拈

非識

可罔象無心黃帝重

理契則神

卞和有智楚王嫌

情封則物

師云荆山美玉卞和三獻而禍及於身赤水玄
珠罔象一見而肯加於已抱璞之事已具投子
頌古而脩述之茲不復云黃帝遊于赤水之北

登乎崑崙之丘而望還歸遺其玄珠使智索之
而不得使契詬索之亦不得乃使象罔得之見
莊子契口懈切詬口豆切罔象當作象罔此謂
無心合道道合無心既大陽家醜外揚惹丹霞
如斯評品幸勿獻直得曲逐句尋言矢上加尖
空中着楔問你諸人作麼生免得不得麼去熱
則趁涼寒向火莫將閑事挂心頭

示衆云窮源究本豈容撥蹉絲毫列祖分宗那

許自謾方寸既尔恩歸有地非無稟受承襲欲
要大家知盡情須吐露

舉僧問投子青禪師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見如還不見子云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

關破重圍僧云如何是相付底事一狐疑了

子云全因淮地月得照鄖陽春清光迥然僧

云恁麼則入水見長人認着依然子云祇知

荆玉異那辨楚王心知識徒勞子隨後以拂

子猷禪床一下

若將耳聽終難會
眼裏聞聲方得知

師云舒州投子山義青禪師初叅蔣山元不契復依浮山遠會遠預夢獲俊青鷄既見師至遠為曰汝應其祥矣令看外道問佛因緣前後三載一日遠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師方舉遠驚以手掩其口師豁然大悟先浮山遠見郢州大陽明安禪師機相契遂傳宗旨明安以皮履布直裰付之遠辭曰某已有得處安歎曰吾一

枝遂無人也遠曰洞上宗風實難紹舉和尚年尊無人承嗣某當持此衣信轉相付囑安許之曰他時得人以吾偈證明遂書偈曰陽廣山頭草憑君待價煇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其末云得法後潛衆十年方可闡揚暨師相契付大陽頂相衣頌囑曰代吾續大陽宗風善自護持噫迄至於今兒孫不墜枝葉興榮此豈非應異苗翻茂之遠識者邪這僧恁麼問投子與麼答

宗中辨的量外轉機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挂
還曉會得也無其或莽鹵漫汗更看丹霞分析
頌曰

珊瑚枝上玉花開

異苗翻茂處
千載果希奇

風通清香遍

九垓

無處不聞

勿謂乾坤成委曲

休錯商量

韶陽親見

睦州來

有餘攀條
無條攀倒

師云陰陽不測謂之神異種同根漏泄春蔭
林中金果樹玉花瓊藥葉常新自此聯芳續焰

光映叢林匝地普天香分覺苑勿謂乾坤委曲

休云根種非同諸方仰羨而接活靈枝一兩普

霑而不離心地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初參睦

州陳尊宿扣其門陳問曰阿誰門曰文偃陳開

門把住曰道道門無語陳曰秦時轆轤鑽遂托

開以門掩折右足門因發明大意陳指游雪峰

陞堂乃出衆云項上三百斤鐵枷何不脫却峰

下座把住曰因甚到與麼門以手拭目後嗣雪

峰道振叢林後遷雲門名重天下投子雲門異
派同流至今源遠不絕續佛慧命大顯曹溪之
道者皆出二師道力致之然也還有知恩報恩
者麼笑把金針穿斷線殷勤分付到兒孫
示衆云靜死水應湏換步移身動落今時切
忌走南掠北非止理圓言偏其由言生理喪只
如空劫以前合作麼生話會

舉投子示衆云若論此事

老老大大
自揚家醜

如鸞鳳

冲霄不留其跡羚羊挂角那覓其蹤

神心步
窺佛眼

難窺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兔豈棲於蟾影

密移
一步

六門曉無限
風光大地春

其或賓主若立須威音路外搖

頭動容揚
古路

問答言陳乃玄路傍提為唱

不墮
悄然

機若能如是猶在半途

向道
莫去

更乃凝眸不勞

相見

歸來
背父

師云理極忘情莫可追了無毫忽涉思惟不留
蹤跡雖為妙點檢將來未是奇不見道莫守寒

巖異草青坐着白雲宗不妙直得偏圓互換事
理該羅觸處自由縱橫無礙豈留朕跡那墮偏
方萬疊群峰倚晴窗而聳翠一輪杲日昇曉嶂
以堆紅由是耀古騰今輝天鑒地直得金龍踊
躍玉兔奔馳明暗全彰形容不露擬從問荅不
無玄唱玄提將欲敷揚併却狂情狂解直饒脫
體無依未是十成一句還有具通方眼者麼便
能覲面相呈畢竟是何眼孔瞻頌曰

水澄月滿道人愁

歡喜未盡
煩惱早來

妙盡無依類莫

收

千自由
百自在

切外

正偏兼帶路

十通
八達

不萌枝上

辨

春秋

高着
眼看

師云語忌十成正雖正而不應居正機貴回互
偏雖偏而莫滯於偏所以道澄源湛水尚棹孤
舟古佛場中猶乘車子爭肯教伊向死水裏作
活計到此地面活鱖鱖轉轉轉方有少分相應
雖則水澄月滿一念萬年正是道人可愁處處

何也有德非為德無功始是功到這裏直得妙
盡無依功成不處萬類千般莫能收管有時橫
身却外有時垂手屬中正去偏來無非兼帶這
邊邦畔不滯有無只此建化玄門便是抄直要
路若也於斯洒洒落落了了明明不枉向不響
山中善通音耗未萌枝上能辨春秋噴還達此
意麼若解無中能唱出方知元不在宮商

示衆云公輪統御應須端拱酬恩玉燭垂祥當

可殷勤賀德通方衲子何必懷疑本分宗師自
知下落有解山呼者麼

舉僧問投子和尚適來拈香祝壽且道當今

皇帝壽年多少

芥城劫石知無數
枉了區區漫校量

子云月籠

丹桂遠星拱北辰高

瞻之仰之
實難思議

師云問在答處蒼在問處問答交馳不勞思慮
雖是言言見諦句句超宗莫使四臣遞相鈍滯
他既舌頭無骨汝合眼裏有筋別辨青黃品度

唐書
甘苦自古以來世法佛法了無二體君聖臣賢
弓則內外相應河清海晏弓則中邊寧謐是故
曹洞宗風全明尊貴一路傍叅回互拱密威嚴
不犯當頭潛通妙用由是投子答以月籠丹桂
星拱北辰若使向高遠邊折倒徒勞斫額枉費
精神當於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處得言句總
持具游戲三昧不枉輔朝輔國盡孝盡忠更看
丹霞若為話會頌曰

六國清平賀聖年

萬歲萬歲萬萬歲

珠簾高卷月明

前

光含萬象影浸千江

金輪那肯當堂坐

至化無為

不用丹

堦擊靜

鞭宮漏客傳人情悄宅香輕裊院沉沉

師曰楞嚴經道一處成休復六根皆解脫高沙

彌亦云長安雖開我國晏然是知心王安帖六

賊難侵根根塵塵而不涉干戈莽莽蕩蕩而了

無邊徼所以道十二處忘關影響三千界放淨

光明以此清平賀聖年則不亦樂乎直得珠簾

高卷玉殿深沉團團皎月當天細細清風擊竹
金輪聖主坐不當堂鳳闕朝臣行須出戶何必
丹墀鞭響畫鼓聲備心城穩帖而同賀堯年性
海澄渟而咸歌舜德理無不遍事無不周忠孝
兩全是非一揆還能如此知恩報恩磨日月光
天德山河壯帝居

示衆云一花五葉密固靈根萬古千秋屢呈嘉
瑞若不侵陵雪色焉能漏泄春光箇中靈利納

僧不可漫汗莽鹵

舉僧問東京天寧楷和尚師唱誰家曲宗風

嗣阿誰

知音不在頻頻舉連者須知暗裏驚

寧云金鳳夜棲無

影樹峰巒纔露海雲遮

不教人是轉風流

師云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沂州崔氏子自
幼學辟穀隱伊陽山後遊京師籍名術臺寺試
法華得度謁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句如家
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為人處也無子曰汝道

蒙中天子敕還假充舜禹湯也無師欲進語子
以拂子撼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
即開悟再拜便行曰且來闍黎師不顧子曰汝
到不疑之地邪師即掩耳淘汰有年遂嗣其法
開堂後數遷大刹大興祖道大觀二年春開封
尹李公孝壽奏師道行卓冠叢林宜有褒顯即
賜紫方袍號定照禪師內臣持敕命至師迎謝
曰某辭父母出家時嘗陳重誓不為利名專誠

學道用資九族苟渝願心當弃身命父母以此
聰許今若不守本志竊冒寵光則佛法親盟背
矣於是修表具辭復降旨京尹堅俾授之師確
不回以拒命坐罪奉旨下棘寺與從輕寺吏聞
有司欲徒淄州有司曰有疾與免刑及吏問之
師曰無疾吏曰何有灸癰耶曰昔者疾今日愈
更令思之曰已悉厚意但妄非所安乃恬然就
刑而行從之者如歸市師以法語施之獲益尤

朋黨集 卷一
衆靈源清禪師評曰夫楷公大士也其建志立
行當素有根本豈悠悠者之所能知因贊其像
曰惟唐正觀靈濶投驩匪移所守能適其安乃
曰此行略有三益一酬往譴二順厭生三成大
行今日淄州楷公亦云嚴天大雪始見松筠如
草天花亦成造化苟竊世榮實辜恩者師抵淄
川僦居學者愈親明年冬敕令自便庵於芙蓉
湖心道俗川湊僅數百人日食粥一杯故多引

去政和七年冬賜額曰花嚴禪寺八年五月十
四日索筆書偈付侍僧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
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
外騰騰任運何拘束移時而逝當遭黜時佛光
餞云面皺如冰裂脊骨硬似鐵着鞵破草鞋踏
退澄潭月韓國餞云不受囊封老古錐到頭脫
下祖師衣一場弄險驚天地誰信長空利劍揮
恁麼舉來還知芙蓉家風麼還知所嗣宗風麼

劍利漢領略取當向金鳳夜栖無影樹處子細
故詳試於峰巒繞露海雲遮處分明體究既恁
正偏兼帶不無事理融通休做有心知莫作無
意會宗中辨的量外轉機者自有丹霞為伊開
解頌曰

等閑無問豈安排

何必切切

一句全提隱顯該分

兩下看

薄霧依依籠古徑難辨高低孤峰終不露崔

嵬

那分向背

師云洪鐘在架任扣擊以騰聲明鏡當臺從媼
妍而現影苟或不扣不擊無妍無媼何聲影而
可煩耳目者哉既待臨機不讓應須為衆全提
非圖半暗半明莫便似見不見若解該羅法界
休愁不入玄門侗儻縱橫自忘計較可惜依依
薄霧籠古徑以薰遠傷嗟蟲蟲孤峰隱崔嵬而
不露雖恁韶光晦跡安排接物利生不消更問
誰家試聽無生妙曲汝諸禪者還曾聞麼若將

耳聰終難會眼裏聞聲方得知

示衆云空手把鋤頭今秋決好收步行騎水牛
念念不停留擬涉思惟處隄防害口羞

舉僧問天寧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

露底句

開口
即錯

寧云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

但得隨流妙
何妨苦纜舟

師云日午猶虧半鳥沉始是圓幾人能曉會明
暗未分前當於空劫之際睽兆之初一念不生

纖塵不立淨裸裸赤洒洒處轉身吐氣不守寒
巖不沉死水運心月以恒明使迷雲而殄滅所
以道人牛不見處正是月明時故向第二門頭
入麝垂手接物利生雖則念念釋迦出世步步
彌勒下生而豈知周遍十方心不在一切處是
知雖在今時而不落今時這僧若能心不附物
語不立玄何必低情下意取覆他人致使天寧
搖篙鼓棹罷釣收綸道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

唐書

卷一

七

花可惜不遇金鱗空使虛勞心力寧免丹霞向
正明不露處依稀越國彷彿揚州頌曰

星流水國夜然燈分明月印江天明似鏡分

光隱顯無私位不該莫立依稀擬動成偏正

中道難安

師云眼似流星心如湛水六國安寧非無儀軌
向更深夜靜浪止風恬杜絕辭源時慧燈沉影
照燭壺天况兼皎月復印澄江上下冥通若軒

轅之寶鏡内外交徹勝照膳之良規隱顯無私
晦明有准雖是排班無位次屈指不倫流其間
該括意趣非輕擬之則動落今時邊方雖有令
不是太平年議之則靜沉死水莫守寒巖異草
青坐著白雲宗不妙直得正偏兼到事理雙明
不偏枯無窒礙放教活潑潑免致死即當方有
此子少分相應還能恁麼措置麼密移一步六
門曉無限風光大地春

廣惠集

卷下

三

示眾云法報化三身是非只為多開口體相用
三大煩惱皆因強出頭離心緣莫錯尋思離言
說休胡議論有喫火不燒舌的衲僧且道是誰
舉天寧上堂云法身者理妙言玄頓超終始
之患黃金雖貴
終眼成塵諸仁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
身麼用破木杓作
先祖髑髏莫是幻身便是法身麼認
馬鞍轡作你
耶下頤若也恁麼會去盡是依他作解蒙
昧兩岐畫馬不成
驢亦失法眼未得通明只見錐頭
利不見鑿

頭不見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清風兩山云
盤竹

法身無相承言
者喪如何是法眼白露一
庭松山云法

眼無瑕滯句
者迷所以道吾云未有師在明眼人
前一場

漏忽有人問老僧如何法身羊便乾六

三十如何是法眼驢便濕九
十一更有

人問作麼生是法身買帽相頭水長
船高作麼生

是法眼坑坎堆阜泥名
佛大若點檢將來夾山六

是學處不明起初不遇作家
到底番成骨董如流俗閨閣重

物不能捨却

養病喪軀

致使情關固閉識鎖難開

自作

老僧今日若不當陽顯示後學難以知

歸

為於三歲子用盡一生心

勸汝諸人不用求真唯除息

見

但得本莫愁末

諸見若息昏霧不生

眼中除幻翳元不有空花

自然智鑑洞明更無他物猶有這諸仁者還

會麼

氣急殺人

良久云

月色靜中見泉聲深夜聞

珠中有火君

須信休向天邊問太陽

儘能明自己何必問他人

師云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

所以道把住則真金失色放行則瓦礫生光縱

汝恁麼會得湏知向上別有一竅只如向上一

竅汝還會得麼老僧遙指猿啼處別有靈蹤在

上方恁麼看來不是依他作解亦非蒙昧兩歧

若要法眼通明除是恁般會取雖夾山住潤州

荊口竹林時如此祇對法身法眼已被道吾點

檢指見華亭若不因流水還應過別山不見道

起初不遇作家到底翻成骨董所以天寧騁不

留忍後不禁向石頭上栽花虛空裏釘楔非
唯與伊解黏去縛抑亦教汝脫洒罄快輒不可
作麁俗語計較亦不可用理趣研窮不見天寧
責罰夾山學處如流俗閨閣裏物被情關識鎖
累帶平生所以天寧向直截緊要處不惜唇皮
為伊指示於良久處再三撈撚苦口叮嚀是汝
本有真性何須向外馳求未免丹霞重宣此義
頌曰

道合平常絕異端

以一貫之

行人何必歷艱難

不勞

費力從今莫買孫賓卜

禍福無門

龜殼無靈不用鑽

唯人自召

師云麁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其實道合平常
平常合道故云是處語言皆合道誰家絃管不
傳心決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而校其萬一者
邪修行之人若能如此行歷何必忙拖竹杖緊
繫行纏撞東磕西走南掠北向枯骨上咽咬畢

竟有甚麼汁恁麼省去不消你相形問命而取
吉凶孫賓卜者按本傳孫賓孫武子後善兵法
設臧竈之術敗龐涓於馬陵以此名播天下世
傳其兵法今禪門謂設鋪市卜不知於何而得
是說學者詳焉賓固贖其足故更名贖毗忍切
贖蓋刑名去膝之謂也鑽龜者莊子云宋元君
夢人被髮曰予自宰路之淵予謂清江使河伯
之所漁者余且得予覺而占之神龜也漁者果

有余且網得白龜其圓五尺君欲活之卜之曰
殺龜以卜吉凶及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嘆
朕兆已前如委悉何消揲筭問陰陽

示衆云信手拈來無非恰好全身放下何必商
量較得攢向面前免致橫檐背後有會得的麼

舉大洪保壽恩禪師上堂拈拄杖云得自天

台絕比倫

少賣弄

從來無葉又無根

看怎生

有時

扶過斷橋水

同行無嫌伴

幾度伴歸明月村

步步鎮相

隨雖然如是也。不得無過。得擊香臺一下。

便下座。

象骨崑崙
兒時做處老知手

師云：隋州大洪山報恩禪師，衛之黎陽人。族劉氏，世以武進家。喜事佛，其母禱子夢佛，所謂阿羅漢昇之。既妊，生師，果有殊相。未冠，舉方略，擢第，調官北都。忽散塵境，請於朝，願謝簪紱，求出世法。上詰其故，師曰：「臣祖死，王事何足以報厚恩？唯有重修之功，庶資冥福。」神宗歎異，親灑宸

翰，賜名報恩，就都福壽寺受戒。謁授子子問、天明也。未云明矣，曰：「明則卷簾，師從之。」忽開悟。白子子印之巾侍，有年。丞相韓公請住少林，紹聖初，詔改大洪，律居為禪林。命師為第一世。崇寧二年，詔住京之法雲。五年，復遷大洪。宗風大振。居一日，上堂拈拄杖云：「得自天台，絕比倫。從來無葉，又無根。古人為人，至切徹底，情深要汝等諸人，向拄杖頭薦取本分一事。雖無枝葉，根苗。」

已早狼藉遍地又道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
果然克已從他道雖然如是也不得無過知之
減半何必云云故擊禪牀一下便下座方信道
不如歸去便歸去欲覓了時無了時蘄州比禪
悟通寂禪師嗣雲門上堂拈拄杖曰過去未來
現在諸佛微塵菩薩一時在拄杖頭上轉大法
輪盡向諸人鼻孔裏過還見麼若見與我拈將
來若不見大似立地死漢良久曰風恬浪靜不

如歸堂林泉道放去較危收來太速雖然兩段
不同大抵用處不異更看丹霞如何科判頌曰

此樹不從天地

登山涉水承渠力

思知

有幾如今擲向亂峰前

甚底大
如割捨

免致叢林為

軌則

已
生即目

師云人人本有箇箇不無匪假陰陽而可生成
豈干造化而能製就不湏九節何用過頭比筇
竹無影無形類靈壽非長非短雖是登山涉水

承他恩力其奈倚牆貼壁伴我安閑不如擲向
峰前拋在腦後不勞解虎寧用敲風禪床角忒
立多時法座傍暫別少頃略置叢林軌則且停
覺苑規模但肯念茲在茲較得無事生事何也
幸自可怜生

示衆云頭頭上顯莫教鷄過新羅物物上明休
似蠅鑽故紙撞頭磕額兮時時示時人攔街截
巷兮時人皆不識有具眼者辨看

舉保壽上堂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大魚不包細魚

不檻外雲生簷頭雨滴

逐物意移

澗水湛如藍野

花開似織

弄假像真

此時若不究根源謾向當來

問彌勒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還會麼

按牛頭契草

不勞久立

深謝慈悲

師云神鼎諱禪師少年時與數耆宿遊南嶽一
僧舉論宗乘頗博敏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
論說不已諉由上人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

識唯心眼聲耳色何人之語僧曰法眼大師偈
也諠曰其義如何對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
識故聲色樅然諠曰舌味是根境否對曰是諠
以筋挾菜置口含胡而言曰何謂相入耶坐者
相顧大驚莫能加荅諠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
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
大王不怕多語林泉道苦口是良藥逆耳是忠
言端的了達唯識唯心之旨方寸間何物而可

室礙者耶故保壽云檻外雲生簷頭雨滴澗水
湛如藍野花開似織壽禪師唯心訣亦云巖樹
庭柯各挺無邊之妙相猿吟鳥噪皆談不二之
圓音此豈非塵塵尔法法尔若也於斯嗟過枉
貽龍華不如各自歸堂免勞久立保壽旣恁慈
悲丹霞怎不讚詠頌曰

靈然不涉去來今

一言道斷處千古意分明

三界都盧一

點心

認着休前還不是

檻外桃花春蝶舞

色即色時輕話會

門前楊柳曉鶯吟

聲非聲
細參詳

師云覺性圓明靈知不昧十世古今無非畢備
過去過去兮雷擊真空未來未來兮波渟性水
何止欲界色界無色界總乎一心盡空法界亦
由唯識相分所攝而豈知僧問琅琊覺和尚清
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云清淨本然云
何忽生山河大地此之所謂迷時三界有悟後
十方空至若檻外桃花門前楊柳任翩翩之蝶

舞縱恰恰之鶯啼那消箇聽之不聽聞之不聞
聲色純真了無異念還能如是麼山河草木揚
真諦花月樓臺演妙旨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卷下

廣雅

卷一

卷之六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四

四十六